學統

六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統學

(六)

熊賜履撰

學統卷三十二

翼統

羅整庵先生

先生姓羅名欽順、字允升、別號整庵。泰和人也。父用俊。爲青田教諭。以成化元年乙酉十月辛丑生先生于官舍。先生稟性端慤。不好遊戲。初入塾。循守規矩。異于他兒。稍長。篤志于學。識者以爲遠大器也。宏治五年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閉戶下帷。謝絕交謁。有執贄求見者。拒弗納。初見禪家證道歌。以爲其理神妙莫有加焉。既而取五經四子及濂洛關閩諸大儒之書潛玩久之。乃喟然歎曰。昔二程子朱子早歲皆嘗學禪。及于吾道有得。始大悟禪學之非。而盡棄之。非徒棄之。而又力排之。蓋見之審也。因自悔從前所見。乃此心之虛靈。而非吾性之實理。于是研求體認。于道心人心之分、與盡心知性之說。窮極旨奧。以庶幾不惑焉。十三年。陞南京國子監司業。時祭酒久缺。監規積弛。先生至。則釐正士習。六館肅如也。已而祭酒章公懋至。以人言。頗疑先生。後徐察先生所爲。乃大敬服。每事必咨訪而後行。正德三年滿考。時劉瑾擅權。朝士悉出其門。或謂先生宜一通意。先生不可曰。是舉吾生平而棄之也。瑾聞之。果怒。削籍爲民。瑾誅。復職。上疏言四事。曰修德。曰勤政。曰作士氣。曰審時宜。疏入不報。晉南京太常寺少卿。累遷吏部右侍郎。嘉靖初。轉左。上疏言銓選久任之法。時未能行。攝部事。甄別精愼。有貪緣

內監媒進者。必論奏付法司治罪。以杜倖濫。銓政爲之一清。陞南京吏部尚書。以父病乞休。詔許歸省。尋改禮部尚書。父沒。服闋。起補舊官。疏辭不允。俄改吏部尚書。懇疏致仕。許之。先生自以爲早年受學不過爲祿仕計。年幾四十。始有志於道。而官守拘牽。功夫未能專一。故力辭冢宰之命不拜。自是家居埽跡。潛心體究者二十餘年。而後深有以自信曰。道其在是矣。先生嘗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之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眞湛寂而無餘。惟其無餘。是以至約。故人心道心之辨明。然後大本可得而立。大本誠立。酬酢自當沛然。是之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又曰。人心虛靈之體。本無不該。惟蔽于有我之私。是以明于近而暗于遠。見其小而遺其大。故大學之教。必始于格物。所以開其蔽也。今之學者。動以不能盡格天下之物爲疑。是豈嘗實用其功。徒自誣耳。且如論語川上之歎。中庸鳶飛魚躍之旨。孟子犬牛人性之辨。莫非物也。又如中庸言發育萬物。自是造化之功用。而以之言聖人之道。何耶。于此精思。而有得焉。天人物我。內外本末。皆一以貫之。而無遺矣。然則所謂物者。果性外之物耶。又曰。程子之時。禪學盛行。學者溺于明心見性之說。其于天地萬物之理。不復致思。故常陷于一偏。蔽于一己。而不可入堯舜之道。二程切有憂之。于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正所以深救其失。而納之大中。良工苦心。知之者鮮矣。又曰。此理誠至易至簡。然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乃成德之事。若夫學者。則博學審問愼思明辨篤行。廢一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求至于易簡也。苟厭學問之煩。而欲徑達于易簡之域。是豈所謂易簡哉。大抵好高欲速。學者之通患。爲此說者。適以投其所好。然其爲斯道之害甚矣。是

時白沙論學。有致虛立本、以自然爲宗之說。陽明有致良知、與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說。先生曰。是皆斯道之蟊賊也。乃一尊程朱以上溯孔孟。又集諸佛書。博窮其指。辭而闢之。使不得以其似而亂吾眞。嘗曰。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性。相似而實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于心、無見于性。故其爲教。始則欲人盡離諸相。而求所謂空。空卽虛也。既欲其卽相卽空。而契其所謂覺。覺卽知覺也。覺性既得。則空相洞徹。神用無方。神卽靈也。凡釋氏之言性。其本末不出此三者而已。顧自以謂無上妙道。乃敢駕其說以誤天下後世之人。至于廢人倫、滅天理。其貽禍可勝道哉。又曰。張子韶以佛語釋儒書。改頭換面。將以愚天下之耳目。其得罪于聖門甚矣。而近世之談道者。猶陰祖其故智。往往假儒書以彌縫佛學。律以春秋誅心之法。吾知其不能免。又曰。胡敬齋力攻禪學。蓋有志于閑聖道者。但于禪學本末。似乎未嘗深究。而以想像二字斷之。似乎未服其心。蓋吾儒之有得者。固是實見。禪學之有得者。亦是實見。但所見者不同爾。彼之所見。乃虛靈知覺之妙。亦自分明灑脫。未可以想像疑之。然其一見之餘。萬事皆畢。卷舒作用。無不自由。是以猖狂妄行。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愚所謂有見于心、無見于性。當爲不易之論。使誠有見于性命之理。自不至于猖狂妄行矣。又曰。王湛二子。蓋嘗深服其才。不能不惜其學術之誤。其所以安于禪學。只爲尋個理字不着。偶見如來面目。便成富有。而其才辨又足以張大之。遂欲挾此以淩駕古今。殊不知成就得一團私意而已。嘗見傳習錄有云。至善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于事物上怎生來。又云于事事物物求至善。卽是義外。以此知陽明不曾尋見理字。又嘗見甘泉雍語。云天理只是吾

心本體豈可于事物上尋討。以此知甘泉不曾尋見理字。斯理也。在天、在人、在事、在物。無往不停停當當。此所以爲至善也。果然尋得着、見得眞。就萬殊之中悟一致之妙。方知人與天地萬物原來一體。不是牽合。惟從事于克己。則大公之體以立。順應之用以行。此聖門之實學也。若但求之于心而于事物上不理會。厭煩而喜徑。欲速而助長。則其回光返照之所得。自以爲千載不傳之祕。圓覺固其第一義矣。又曰。聖賢千言萬語。無非發明此理。有志于學者。必須熟讀精思。將一箇身心入在聖賢言語中。體認窮究。方尋得道理出。從前諸儒皆如此用功。其所得有淺深。由資稟有高下爾。自象山有六經皆我注脚之言。流及近世。士之好高欲速者。將聖賢經書都作沒緊要看了。以爲道理當求之心。書可不必讀。一言而貽後世無窮之害。象山其罪首哉。又曰。自昔有志於道學者。罔不尊信程朱。近時以道學名者。泰然自處于程朱之上。然究其所得。乃程朱早年所誤而棄之者也。夫勤一生以求道。乃拾先賢所棄以自珍。反從而議其後。不亦誤耶。蓋先生之學。卓然一軌于正。而以力闢異端爲己任。有如此。先生之自誌曰。平生于性命之理。嘗切究心。而未遑卒業。于是謝絕塵紲。靜坐山閣。風雨晦明。不忘所事。乃著困知記。前後凡六卷。所以繼續垂微之緒。明斥似是之非。蓋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亦非有加于分外也。而巡撫都御史張公岳上言。羅某攘斥異端。有功聖門。宜隆尊年之典。使縉紳學士。知某以正道正覺。見優朝廷。士趨民習。莫不率厲。詔巡撫巡按及門存問。時嘉靖二十三年。先生年已八十矣。居三年。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先生生平志趨恬淡。蹈履姱潔。然身雖早退。而憂國懷君。未嘗少忘。聞朝政得失。動關欣戚。家居二十

年絕造請。謝門徒每旦正衣冠。登學古樓。子弟入敍。揖畢端坐。展卷誦讀。雖獨處無惰容。居無臺榭。宴無聲樂。微言細行。無纖芥可疵。鄉閭則之。而化于禮讓。子姓僮僕守其教而弗遷。昆弟道義相淑。怡怡如也。至于辭榮之決、進退之嚴。可質神明。而貫金石。四方士子。無問識與不識。皆曰。先生當代之儀型也。所著有困知記行於世。學者稱爲整庵先生。

李氏楨曰。整庵羅氏。奮起南服。以自得者筆爲困知記一書。涵濡道術。咀嚼正味。精剖似是之非。躬衞箕裘之業。所謂回白日于既西、障狂瀾于既東。厥功于是爲大。獨其闇然自修。謝絕門徒。恥覩顏角尺寸。几席之講。既寡其儔。世之喜新奇捷徑而忘精實切近。甚有疾其說之勃勃害己也。多閣置沈匿。久而弗傳。惟俟知道君子。力爲之表章流布。的示來學。庶吾道幸矣。

唐氏伯元曰。世之儒者曰。心卽性也。心卽聖也。詩書障也。聞見外也。嗚乎。果孰爲而傳之耶。夫知本立命。于學者則誠要矣。今也必去而詩書屏而聞見。以求其所謂心。自奇自聖。古先聖人之所皇皇切切、若不能當者。今皆一語可了、一蹴可爲。其流不至于弄精神、滅性眞、毀覆禮教。淪入禽獸而不已。嗚呼。此整庵先生之困知記所以不可無于今日也。

黃氏芳曰。聖人之道。誠明二字盡之矣。誠之本體。至大而無不包。明之妙用。至精而無不當。明以誠致。誠以明達。雖若二事。原無間隙。非謂舍其本原而馳騖乎外。亦非專守其靈覺之體、不假問學而能瞭然于幾微得失之際也。俗學出入口耳。固無足稱。而釋氏明心見性之說。淩空蹈虛。猖狂恣肆。與堯舜以來相

傳之說正相反。蓋不特用處謬戾。而其體固似是而非者也。整庵先生慨然以衞道爲己任。爰著困知一編。根據往言。意皆獨得。于凡理氣之微、心性之辨、聖學之旨要、治道之機栝、神化之妙用。言之皆親切有味。而于禪學尤極探討。以發其所以不同之故。自唐以來。排斥佛氏未有若是其明且悉者。衞道于是乎有功矣。夫吾儒之道。體用皆實。彼釋氏者。特枯槁自私之士耳。顧乃因似亂眞。豈不悲哉。

林氏希元曰。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精金美玉。人無得疵。及家居杜門。惟以著書明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且觀其辭冢宰一節。眞有鳳翔千仞之意。雖孟子之辭萬鍾。何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視夫世之高譚闊論者。曰我孔孟。我孔孟。周程張朱要不屑爲。爲聲利束縛不能去。其賢不肖爲何如也。困知記所言。咸于斯道有所發明。乃若距詖放淫。其志蓋尤拳拳焉。孟子曰。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解者曰。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若先生者。可不謂善言乎。

崔後渠曰。周道微而霸臣興。宋論繁而霸儒競。霸臣必藉彊大以假仁。霸儒必抗高元以邁學。均之求遂其勝心焉爾。孟子陳王道。朱子申正學。當時角而立者與爭矣。至于今。昔與角者。泯如也。宏治中士厭文習之痿。而倡古作。嗣起者。乃厭訓經之卑。而談心學。是故慨顏後之失傳。申象山之獨造。創格物之解。剽禪悟之緒。奇見盛而典義微。內主詳而外行略矣。整庵先生著書四篇。曰困知記。摘似明眞。剔僞正實。洋洋哉。其武夷之衍乎。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國囿于氣。一邪一正。學趨于時。上驕而下好私。則治消朴散。而名可要。則正淆。故大竺之空。要于直溫。杜下之無。徑于博約。然世將亂。天預生彌之者。豈其恝于

道之否乎。噫。唯先生眞其人哉。

黃氏佐曰。昔之異端。鄉愿楊墨皆非吾徒也。故辨之而人莫不信從。今之異端。援儒入禪。皆吾徒也。故辨之而人不吾信。天將使斯民自邪而歸正。由晦以趨明。則必篤生哲人以爲之先覺焉。書之帝迪。詩之天牖。蓋言覺也。乃若漢譯佛書。實自明帝所得四十二章始。其言以絕欲爲本。初無所謂禪覺者。由晉至唐。剽竊儒言。轉成圓覺頓宗。吾徒反援之以爲簡易。于是仲尼刪述之經。尙且擯而不信。又何辨之可施乎。近得整庵羅公所著困知記。讀之。歎曰。天之覺民。其在公乎。彼謂致吾之知。不必學古訓。而後爲有獲。公則證以經書。而辨其以非爲是。彼謂宗吾自然。不必事躬行。而後爲有得。公則求諸實踐。而辨其似是之非。何者。吾儒內外合一之學。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以明覺爲自然。則必以有爲爲應迹。若徒言知。而不貴力行。亦奚異于圓覺之說。視有爲如夢幻泡影者哉。公之立言。家傳人誦。將使邪者自此正。晦者自此明。天下之民。蓋有攸賴焉。

陳氏察曰。吾道淵源。川流日麗。終古常新。晦明通塞。存乎其人。學士經生。讀書較同。識趣或異。志在發策決科。竟于浮華利達者。固不足論。志不止此者。所見又或差池。抗失則虛。偏失則滯。閒有資稟英明。高視闊步。自詭于深造獨得。志則偉矣。顧涵養本源。未必中正純粹。卒之辭意頗僻。有眩光景而忽精義者。有欲以靈覺爲道心者。甚至以主敬爲綴。以朱子之傳注爲支離。後生好事。隨衆觀場。因依以爲新奇。殊不知其起于一念之好高。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然則求正學于今日。略無可指摘而足以羽翼聖經

賢傳者。微困知一編。吾誰與歸。

陸氏粲曰。自宋氏以來。談經者折衷于程朱之書。今之爲新學者。視如弁髦。而將棄之。猖狂恣睢。一唱百和。末流之害。君子懼焉。此羅公之困知記所爲作乎。是故其詞確。其說詳。其剖析于異同之閒。明白簡直。無所回互。公豈好辨哉。公亦有不得已焉爾矣。公師程朱者也。而深思力踐。不爲空言。則所自得者多矣。明興。言理學。獨薛文清爲稱首。其醇且正。以公方之。吾未知所先後也。而深嚴縝密。殆于過之。讀其書。知其用力于斯道之專且久也。曰困知者。公之謙也。

何氏喬遠曰。整庵困知記三篇。其于性情心意之蘊、學問之道。斤斤芒忽之閒。而皆出于苦思妙契之餘。顧其學不開門授徒。有請益者。則開示之。是以世人競趨王氏學。

又曰。整庵無一毫越軼聖門宗旨。視王陽明尤篤也。

顧涇陽曰。羅整庵先生一團正氣。可挽末俗之頹。

愚按。整庵之學。始以禪入。後悟其非。慨然聖人之道。而深闢釋氏之謬。以謂釋氏一家之言。有見于心。無見于性。其所謂覺。第知覺之覺。不能要于天命之本來。而徒以空寂靈妙爲境界。是以格物致知。皆弁髦之無用。遠之陸象山楊慈湖。近之陳白沙王陽明。皆原于此。則何以使物我俱融、內外兼照。盡己性以盡物性。以達經世宰物之用。故特著困知記以救之。又以陽明所著朱子晚年定論。實皆朱子早年未定之說。復爲之考訂其非。而力斥其誤。俾一時狂誕之徒、語塞不能置一喙。而後世乃得據此以

爲崇正距邪之左券斯其爲功聖門寧淺鮮也哉或曰整庵于天人性命之微言之似不無出入此固然矣蓋整庵之于薛胡亦猶橫渠之于周程也是豈後學所易幾及者哉

學統卷三十三

附統

冉畔

冉畔字伯牛。仲弓之族也。生於魯之鄆。少孔子七歲。孔子始教闕里。同顏路之徒往受學焉。孔子勤小物。則以伯牛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初孔子爲中都宰。及定公進孔子爲司空。遂以伯牛爲之嘗從孔子戹陳蔡。以德行著稱。後得惡疾。孔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卒葬汶上縣西門外感化橋側。後遷於東平州西五十里。滕縣亦有伯牛墓云。唐追封鄆侯。宋加封東平侯。改封鄆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仲由

仲由字子路、一字季路。卞人也。少孔子九歲。性鄙而好勇。志伉直。初見孔子。冠雄雞。佩猳豚。以陵暴孔子。孔子設禮誘之。後乃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子路問曰。君子尙勇乎。孔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則亂。小人有勇而無義。則盜。孔子問子路曰。女何好。對曰。好長劍。孔子曰。非此之問也。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子路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

之不才也。君子之音。温柔居中。以養生育之氣。所謂治安之風也。小人之音。亢麗微末。以象殺伐之氣。所謂亂亡之風也。昔者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紂好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今由也曾無意於先王之制。而習亡國之聲。豈能保其七尺之軀哉。子路懼而自悔。靜思不食。以至骨立。孔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子路將行。辭於孔子。請贈以言。孔子曰。不彊不達。不勞無功。不忠無親。不信無復。不恭失禮。愼此五者而已。子路曰。由請終身奉之。孔子爲魯司寇。使子路爲季氏宰。墮三都。收其甲兵。叔孫氏墮郈。季氏墮費。孟氏之宰公斂陽獨不肯墮。郈圍之。弗克。子路爲蒲宰。見於孔子曰。邑多壯士。又難治也。孔子曰。然。吾語汝。恭而敬。可以攝勇。寬而正。可以懷彊。愛而恕。可以容困。温而斷。可以抑奸。如此而正。不難矣。及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恭敬以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草萊甚闢。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牆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偸也。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此其明察以斷。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善。庸盡其美乎。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季康子使冉有謂之曰。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之一言。子何辱焉。對曰。魯有事于小邾。不敢問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濟其言。是義之也。由弗能。季氏祭其廟。逮闇而祭。暮而不成禮。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孔子聞之曰。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子路從孔子尼於陳蔡。後又從之匡。匡人以

甲士圍之。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曰。惡有修仁義而不免世俗之惡者乎。命之歌。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終。匡人曰。始以爲陽虎也。遂解而去。子路見孔子曰。昔由事二親之時。嘗食藜藿之實。爲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欲食藜藿。爲親負米。不可復得也。孔子曰。由也事親。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禮。過之者俯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子路聞之。遂除之。顏讎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衞。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衞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衞。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孔子曰。義而贖之。貪取於友。非義而何。孔子之在衞也。出公輒方與父莊公爭國。子路問孔子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蓋孔子所謂正名者。未有子而不父其父云爾。而子路不喻。以蹈其難。出公之十三年。子路爲孔悝家臣。悝之母伯姬。莊公之姊也。莊公因伯姬以入於孔氏。迫孔悝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出公奔魯。子路將入。遇子羔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踐其難。子路曰。食焉。不避其難。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門焉。曰。無入爲也。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焉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且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者。莊公也。莊公聞之。懼下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孔子聞衞亂。曰。柴也其來。由也死矣。已而果死。孔子痛之曰。是吾有由。而惡言不入於耳。於是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孔子

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蓋子路勇者也。喈而銳。孔子固頗抑之。嘗曰。由也兼人。故退之。退之者。抑之也。故于其在陳慍見。則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問行三軍。則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論衞政先正名。則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使門人爲臣。則曰。由之行詐也。鼓瑟。則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使子羔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是故惡夫佞者。言志。則曰。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凡此。皆所以抑之也。抑之。使俯就焉。以庶幾合於所謂中。而子路則未之能也。卒闇于大義。不知仕衛之爲非。而自及於禍。君子於此深惜之。然子路生平剛直。力行可畏。在聖門。以政事著稱。論語記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又記子路無宿諾。孔子嘗稱之曰。片言可以折獄。又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又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子貢對衞將軍文子曰。不畏彊禦。不侮鰥寡。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蓋子路之見稱於師友有如此。其言行具詳論語家語左傳等書。厥後孟子有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曾西亦曰。子路吾先子之所畏也。而後世學者。皆以子路勇於改過。爲百世師云。子路葬於蒲。今長垣縣也。或云在清豐縣。或云在開州。有三墓。未知孰是。唐追封衞侯。宋加封河內公。改封衞公。明祀稱先賢仲子。

宰予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嘗晝寢。問短喪。對哀公問社。問從井救人。孔子皆責之。嘗曰。以言取人。失之

宰予。蓋深譬之也。宰我從孔子厄陳蔡。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我以遺孔子焉。宰我曰。夫子無以此爲也。王曰何故。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爲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淩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爲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宰我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孔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又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宰我問鬼神。又問五帝之德。孔子並告之。詳具家語。宰我嘗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孟子謂宰我善爲說辭。又謂宰我智足以知聖人。信不誣也。史記云。宰我爲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案左氏傳。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蓋與難者闕止也。亦字子我。非宰我也。字偶相同。太史公因誤記之云爾。宰我墓在今曲阜縣西南三里。唐追封齊侯。宋加封臨淄公。改封齊公。明祀稱先賢宰子。

冉求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少孔子二十九歲。有才藝。以政事著名。嘗侍坐。孔子命之言志。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季康子問冉求可使從政也與孔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孟武伯問冉求仁乎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既仕爲季氏宰進則理其官職退則受教聖師哀公十一年齊師伐魯及清季康子謂冉有曰若之何冉有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康子曰不能冉有曰然則居封疆之閒康子告二子二子不可冉有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我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康子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叔孫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孟懿子彊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次於雩門之外五日右師乃從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冉有用矛以帥衆遂入齊師獲甲首八十齊人宵遁孔子聞之曰義也是時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康子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子在衛衛將用之己有材而以資敵國難以言智也康子以告哀公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於是自衛反魯詳具家語冉有問於孔子曰先王制法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然則大夫不可加刑庶人不可治於禮乎孔子曰不然凡治君子以禮御其心所以屬之以廉恥之節也凡庶人遽其事而不能充禮故不責之以備禮也冉有退而記之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對曰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從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學之故也冉有資

稟謙退。見義不能勇爲。嘗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畫。嘗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疑之。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然冉有之於季氏。亦終不能大有所正也。如季氏旅泰山、用田賦、伐顓臾。孔子皆以冉有弗能救正也。而責之。至季氏富於周公。而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孔子曰。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所以責之者至矣。責之。亦猶進之之意也。他日。孔子又曰。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僭天子、舞八佾、以雍徹、無道甚矣。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爲之宰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恭老卹幼。不亡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己。是冉求之行也。今兗州府滕縣南三里柏冢社。有冉子墓。滕人疑爲冉有墓云。唐追封徐侯。宋加封彭城公。改封徐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顓孫師

顓孫師字子張。陳人也。小孔子四十八歲。子張才高意廣。外矜莊而寡誠信。孔子每教之。門人亦友之而弗敬。子張學干祿。孔子曰。多聞闕疑。愼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愼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子張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孔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孔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張問政。孔子

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張問入官孔子曰安人取譽爲難子張曰爲之何如孔子曰已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怠已過無發失言勿犄不善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忿數者獄之所由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所以失也怠惰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君子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子張退而記之孔子筮卦得賁喟然而嘆子張進曰師聞卜得賁吉也而夫子嘆之何也孔子曰賁非正色是以嘆也吾聞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蓋孔子之所以教子張者如此一日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孔子曰過猶不及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然子張自聞聖教之後晚年所造頗近篤實無復向者浮騖之病也其自言曰士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又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子張既除喪而見孔子子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及卒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

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貢曰。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悔不佚。不傲無告。是顓孫師之行也。今徐州蕭縣南三十五里堀坊村西有子張墓云。唐追封陳伯。宋加封宛丘侯。再加封陳國公。明祀稱先賢顓孫子。

曾點

曾點字子哲。宗聖參之父也。父子同事孔子。曾哲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嘗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孔子命之言志。次及曾哲。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孔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曾哲爲人狂而直。季武子之喪也。大夫弔。曾哲倚其門而歌。故孟子曰。琴張曾哲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也。曾哲卒。葬南成山。後漢王符所謂南成之冢是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唐追封宿伯。宋加封萊蕪侯。明稱先賢曾氏。配祀啓聖祠。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習於禮容應對。孔子嘗使之言志。對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孔子曰。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孟武伯問公西赤仁乎。孔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孔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孔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孔子曰。禮經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

則難也。子華問曰。何謂也。孔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爲成也。孔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孔子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又曰。赤之養親也。若與明友處然。恩勝禮也。孔子儀服不修。則以子華侍。曰。吾以子自厲也。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莊敬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之喪。子華爲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備三代之制。以尊師。且備古云。唐追封郜伯。宋加封鉅野侯。明祀稱先賢公西子。

虙不齊

虙不齊字子賤。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柰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初子賤受單父之命。請於魯君。願得近史二人同至官。至則陰戒其邑吏。令二史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又怒之。二史辭去。報於魯君。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虙子才任霸王之佐。屈節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此爲諫乎。魯君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使告子賤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請從子之制。子賤由是得行其政。齊人攻魯。道由單父。時麥已熟矣。父老請縱民穫麥。無

徒以資寇。三請而子賤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使人讓子賤。子賤蹙然曰。今茲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畔者得穫。是使民樂有寇也。患且數世不息矣。季孫聞之而愧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虙子哉。時孔子之兄子蔑與子賤皆仕。孔子過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疏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問疾。是朋友道闕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蔑也。對曰。無所亡。而有所得者三。始誦之。今得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弔死問疾。是朋友益篤也。孔子嘆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他日問曰。子治單父。而衆說。何施而得之也。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小民附矣。猶未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一人。孔子曰。事附矣。猶未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之道。孔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乎在矣。昔堯舜聽天下。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也。子賤治邑三年。孔子使巫馬期往觀政焉。巫馬期陰免衣。衣敝裘。入單父界。見野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曰。凡漁者爲得。何以得即舍之。漁者曰。魚之大者。名爲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爲鱳。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虙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巫馬期問虙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形於彼。虙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子賤在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

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勞人謂虙子賤則君子矣巫馬期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家語稱子賤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魏鍾繇擬諸道德齊禮有恥且格異於任察畏罪者云所著有虙子十六篇墓在今壽州南六十里鐵佛岡舊有碑云子賤爲魯使吳卒於道因葬焉唐追封單父伯宋加封單父侯明祀稱先賢虙子

原憲

原憲一曰仲憲字子思魯人一曰宋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嘗問恥孔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又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孔子爲魯司寇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孔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孔子歿原思隱於衞居草澤中環堵之室茨以蒿萊蓬戶甕牖桷桑而無樞上漏下溼匡坐而絃歌子貢相衞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軒不容巷而往見之原思楮冠藜杖而應門正冠則纓絕振襟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原思仰而應之曰憲聞之無財之謂貧學而不能行之謂病憲貧也非病也若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衣裘之麗憲不忍爲也原思徐步曳杖歌商頌而返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慙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也蓋原思狷者也獨行踽踽雖若未進於中行而廉頑立懦亦卓然可尙者矣今費縣西北一百二十五里有原憲墓俗呼爲原憲屯唐追封原伯宋加封任城侯明祀稱先賢原子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高傒十代孫也。或曰衛人。少孔子四十歲。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爲人篤孝而有法。少居魯。知名於孔子之門。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然孔子嘗曰。柴也愚。及子路使爲費宰。則曰。賊夫人之子。以其未學而從政也。無何。子路仕衛。子羔亦爲衛士師。出公之難。子羔出。子路止死。子羔之爲士師也。刖人之足。及其出也。走郭門。刖者守門焉。謂子羔曰。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將出。謂刖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刖子之足。今吾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刖者曰。斷足吾自取之。獄將決。而君愀然不樂。君非私我也。天生君子。其道固然。此臣之所以悅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其柴乎。子羔復仕魚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羔至。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筐。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問於子羔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子羔曰。鄶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公子石魋。武伯曰。然則豈也。遂及齊盟。蓋子羔之仕於魯衛。並卓有可觀。無亦有警於夫子之教而學問以變化其氣質與。子羔寢疾。慶遺入請曰。子之病革矣。如至乎大病。則如之何。子羔曰。吾聞之。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可以死害於人乎哉。我

死葬我不毛之地可也。今稱子羔墓者有四。一在沂州。一在東阿縣。一在陽穀縣。一在太康縣。未詳孰是。唐追封共城伯。宋加封共城侯。明祀稱先賢高子。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不樂仕進。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孔子問子若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爲一兆。武仲三年而爲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爲三兆。開從此見之。若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人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孰克如此。墨子曰。漆雕開形殘。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程子謂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云。墓在今上蔡縣城北華彼鎮。唐贈滕伯。宋加封平輿侯。明祀稱先賢漆雕子。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爲材薄。既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子游宰武城。因孔子之問。亟稱其賢。南游至江。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對衞將軍文子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己。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有澹臺湖。豫章有進賢門、進賢縣。皆有南游遺蹟云。地志稱子羽墓有四。一在南昌府城內。一在費縣。一在鄒縣。一在陳留縣。未知孰是。唐追封江伯。宋加封金鄉侯。

明祀稱先賢澹臺子。

樊須

樊須字子遲。魯人。樊皮之後。少孔子四十六歲。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孔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樊遲弱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蒐乘。冉有帥左師。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冉有曰。年雖少。能用命焉。師及齊師戰於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獲甲首八十。齊人遁。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孔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樊遲屢問仁。又屢問知。孔子皆有以答之。詳具論語。唐追封鄄伯。宋加封益都侯。明祀稱先賢樊子。

南宮縚

南宮縚又名适、字子容。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也。居南宮。因姓焉。又曰南宮敬叔云。魯昭公七年。公如楚。鄭伯勞於師之梁。孟僖子爲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答郊勞。僖子病之。將卒。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孔丘、聖人之後也。我卽歿。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容並師事孔子。昭公二十年。孔子與南容俱至周。問禮於老聃。及去周。老聃送以言。南容獲與聞之。遂三

復白圭云。初南容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得反。載其寶以朝。孔子聞之曰。富而不好禮。殃也。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南容聞之。遂循禮施散焉。哀公三年。司鐸火。踰公宮。桓僖宮災。拯火者。皆曰顧府。南容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惟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尙存者。南容之力爲多也。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容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南容對曰。寬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爲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阻山林之險。以長爲無道哉。小人哉。辛寬也。南容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弗答。南容出。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人。南容以智自將。治亂咸宜。故孔子謂其邦有道、不廢、部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子妻之。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唐追封郯伯。宋加封襲邱侯。改封汝陽侯。明祀稱先賢南宮子。

公晳哀

公晳哀字季沈。齊人。天下多仕於大夫爲家臣。季沈鄙之。未嘗屈節爲人臣。孔子嘆賞之。曰。天下無行。多爲家臣仕於都。惟季沈未嘗仕。太史公曰。季沈原憲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

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此可以知其賢矣唐追封郕伯宋加封北海侯明祀稱先賢公哲子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授之子木傳楚人馯臂子弘弘傳江東人矯子庸疵疵傳燕人周子家竪竪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何漢元朔中以治易爲中大夫至宣元間有施讎孟喜梁丘賀京房氏列於學官而民間有費直高相二家之說語具漢書隋書蓋孔子繫易傳之自子木始唐追封蒙伯宋加封須昌侯明祀稱先賢商子

公孫龍

公孫龍字子石楚人少孔子五十三歲齊田常欲爲亂移兵伐魯孔子欲退齊師以抶魯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嘗謂子石曰子何不學詩子石曰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或曰子石卽公孫尼子也著樂記緇衣等篇其書粹然一出於正後戰國時亦有公孫龍者趙平原君之客也著堅白同異之論其爲說淺陋迂僻不雅馴孔穿辨之詳矣而鄭玄以爲卽子石誤也或曰子石衞人未詳孰是唐追封黃伯宋加封枝江侯明祀稱先賢公孫子

愚案孔門弟子見諸家語論語史記古史及文翁圖石室圖索隱注等書爲數不同姓氏多互異卽歷代褒崇秩祀典禮其間舉廢升降增損之故亦復不一今不具論惟取其言行有所表見者錄之餘者

闕焉。或曰。宰我冉有季路非大賢與。而胡僅附之也。曰。十哲、世俗之論也。未可以爲定也。予之短喪。求之附季。由之仕衛。亦非細故矣。故稍抑之。

學統卷三十四

附統

左丘明

左丘明、中都人。楚左史倚相之後。或曰魯人。與孔子同時。孔子嘗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孔子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丘明觀其史記而修之。或婉而成章。以存大順。或直書其事。以示首惡。亂臣賊子於是大懼。其所褒貶。不可具書。皆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說。丘明恐失其眞。乃爲之傳。其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以究其所窮。曰春秋左氏傳。又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於魯悼智伯之謀。無不備載。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曰春秋外傳云。丘明授魯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期授鐸椒。椒授虞卿。虞卿作鈔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漢張蒼及賈誼。張敞劉公子。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貫公授子長卿。長卿授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授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

問諸儒皆不對歆遂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左氏始得立於學官其後賈逵服虔並爲訓解晉杜預又爲經傳集解而杜義盛行于今升史議歷詆諸家獨歸美左傳云丘明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蓋著作之良模也自漢興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五家春秋並行王莽之亂鄒氏無師夾氏亡其三家立於學官孝武立公羊孝宣立穀梁平帝始立左氏然諸儒傳左氏者甚衆公羊穀梁寖微丘明墓在嶧縣東北七十里一在肥城縣未知孰是宋追封瑕丘伯寬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中都伯明祀稱先賢左子

公羊高

公羊高齊人受經於卜子夏因孔子所修春秋著爲傳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趙人董仲舒著以竹帛子都授東海嬴公嬴公授同郡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顏安樂故後漢公羊有嚴氏顏氏之學仲舒以公羊顯於朝授李育育授羊弼弼授何休休作解詁其學遂大行宋追封臨淄伯明祀稱先儒公羊子

穀梁赤

穀梁赤魯人孔子以春秋之說口授子夏子夏授赤爲經作傳以授孫卿孫卿授魯申公申公授瑕丘江公江公傳子至孫爲博士武帝時江公與董仲舒並仲舒本治公羊能持論善屬文江公吶於口帝使與仲舒議不如仲舒卒用仲舒於是詔太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興太子既通復私問穀梁而善之

江公之傳。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從廣受。又事皓星公。爲學最篤。宣帝卽位聞衞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以治穀梁爲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帝善穀梁說。擢千秋爲諫大夫給事中。選郎十人從受。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爲博士。乃召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評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於是有尹更始胡常申章昌房氏鳳之學。宋追封襲丘伯。尋以封爵犯先聖諱。改封雎陽伯。明祀稱先儒穀梁子。

愚案左氏公羊穀梁三子雖非聖門弟子。而一受經於聖人。一受經於聖人之高弟。前後發揮春秋大義。以嘉惠後學。此可謂非聖人之徒與。自昌黎謂左氏浮夸。柳州亦謂其說多淫。學者頗疑傳春秋之左氏非論語之左丘明也。而論議公穀者或曰公羊可奪其中有非常異議。不經之論。或曰穀梁得春秋之旨。而失之短。范甯亦曰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公羊辨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淸而婉。其失也短。秦漢以來。是非同異。聚訟紛紛。又何怪荊公有斷爛朝報之毀也。然劉子駿曰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之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固自不同。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故考事精詳。公羊穀梁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甚疏。而義理卻精。嗚乎。此亦三傳得失之林也。要之有功於麟經不

小麥。

學統卷三十五

附統

樂正子春

樂正子春、曾子之弟子也。事母孝。及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傷之。吾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善哉。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刻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人子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父母之遺體行殆也。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以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

公明儀

公明儀先事子張。子張卒後。乃卒業於曾子。嘗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爲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君子之所以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儀嘗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又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宣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敬而不懈。宣悅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廟庭嚴臨下。而不毀傷。宣悅之。學而未能。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也。

樂克

樂克字正子。齊人。孟子弟子。嘗仕於魯。言孟子之賢於平公。公將往見之。以嬖人臧倉沮之而止。克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克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然平公亦實不能見孟子。魯欲使克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問曰。樂正子彊乎。曰。否。有智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曰。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曰。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齊伐魯。魯平。齊索岑鼎。魯以贋往。齊人曰。質也。盍使樂正子徵之。克曰。必以岑鼎往。魯君曰。吾愛吾鼎。克曰。臣亦愛臣之信。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曰。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克常從於子敖之齊。孟子深責之。克亦自引咎焉。宋宣和中。追封利國侯。配享孟廟。

愚案。曾子高弟子思子而外。惟樂正子春公明儀公明宣有足稱者。如陽膚子襄沈猶行公明高單居離孟儀公孟子高之徒。言論行誼。不甚見於世。且以孟子之賢。求之及門。亦惟樂正子以信善見許。自餘若公孫丑萬章陳臻充虞之徒。皆泛泛無所得。誠有如朱子所云。只逐孟子上上下下、不曾自去理

會者而宋宣和閒乃褒崇公孫丑以下十九人合樂正子爲二十人疏封列爵配食孟廟之廡於義未爲允當卽如盆成括以小有才見殺高子背去其師而學他術亦得以秩祀瞽宗與享大烝豈理也哉

學統卷三十六

附統

丁寬

丁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洛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拒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寬授碭山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孔安國

孔安國字子國。魯人。孔子十一世孫也。父忠。爲博士。封褒成侯。安國少學詩於申公。受尚書於伏生。既長。博覽經傳。學無常師。年四十。爲諫議大夫。遷侍中博士。武帝天漢中。魯恭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所藏古文尚書及傳論語孝經。皆蝌蚪文字。乃悉以書還孔氏。蝌蚪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安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尚書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書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又伏生書有五篇相合。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並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磨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又爲古文論語訓十一篇。孝經傳二篇。又集錄爲孔子家語四十四篇。既成。

會巫蠱事寢不施行。安國由博士爲臨淮太守、在官六年以病免。年六十卒於家。其後成帝詔光祿大夫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今文書論語別錄。安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曰。陛下發明詔。諮羣儒。集天下書籍。命大夫校定其義。使立言之士垂於不朽。此則蹈明王之軌、遵大聖之風者也。故述作之士莫不樂測大倫焉。臣祖故臨淮太守安國。逮仕於孝武皇帝之世。以經學爲名。以儒雅爲官。讚明道義。見稱前朝。時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得古文蝌蚪尚書孝經論語。世人莫有能言者。臣祖爲改今文。讀而訓傳其義。又撰次孔子家語。既畢。值巫蠱事起。遂閣廢。不行於時。今大夫向以其爲時所未施之故。尚書則不紀於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又戴聖皆近世小儒。以禮記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語雜亂者、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以裨益之。總名之曰禮記。今向見其已在禮記者。則便除家語之本篇。是謂滅其源而存其末也。不亦難乎。臣愚以爲宜如此爲例。皆紀錄別見。故敢冒昧以聞。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安國以尚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朝授膠東庸生。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亦爲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姚興方於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宋追封安國曲阜伯。

明祀稱先儒孔子。

伏勝

伏勝字子賤。濟南人。或曰即虙不齊之後。虙與伏通。誤爲宓云。勝能言書。書之所興。蓋與文字俱起。孔子討論墳典。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刪爲百篇。編而序之。以垂訓於世。秦時焚書。勝爲秦博士。獨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勝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乃召勝。勝時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勝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也。使其少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今文尚書是也。勝作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張生。張生授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之至曾孫歐陽高。謂之尚書歐陽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爲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別爲小夏侯之學。故有歐陽大小夏侯三家並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而歐陽最盛。今鄒平縣東北一十里。有伏生墓。宋追封乘氏伯。明祀稱先儒伏子。

夏侯勝

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也。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學。益精熟。所謂尚書大夏侯之學也。善說禮服。徵爲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乘輿前進諫。王不能從。後果廢。時霍光以爲羣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

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卽位。因議武帝廟樂。不協帝意。乃下之獄。時丞相長史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因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大赦。勝出爲諫大夫、給事中。霸爲揚州刺史。勝爲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帝爲君誤相字於前。帝亦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帝語。帝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爲可傳。故傳爾。帝知勝素直。朝廷每有大議。則謂勝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爲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尙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帝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傅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爲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主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以教無傳疑。疑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爲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卽位。臧乃上書宿衞。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爲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帝使使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帝。帝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年已八十餘矣。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

行何如爾。是時帝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卽以爲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帝曰。此欲復爲新垣平也。申公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爲博士千餘人。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轅固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爲景帝時博士。與黃生爭論於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弒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弒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代秦卽天子之位非耶。於是帝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爾。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帝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圈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嘿然無以復罪。後帝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韓嬰

韓嬰燕人也。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閒殊。然歸一也。淮南賓生受之。燕趙閒言詩者由韓生。嬰亦以易授人。推易意以爲之傳。燕趙閒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爲博士。宣帝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授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嘗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

毛萇

毛萇趙人。善說詩。詩者所以導達心靈、歌詠情志者也。故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上古人淳俗樸。情志未惑。其後君尊於上。臣卑於下。面稱爲諂。目諫爲謗。故誦美譏惡以諷刺之。初但歌詠而已。後之君子。因被管絃。以存勸戒。夏殷以上。詩多不存。周氏始自后稷。而公劉克篤前烈。太王肇基王迹。文王光昭前緒。武王克平殷亂。成王周公化至太平。誦美盛德。踵武相繼。幽厲板蕩。怨刺並興。其後王澤竭而詩亡。魯太師摯次而錄之。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初有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作詁訓。是爲魯詩。齊人轅固亦傳詩。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爲韓詩。終於後漢。三家並立。萇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蓋自孔子以詩授子夏。子夏作詩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人毛亨。亨爲訓詁傳於其家。河閒獻王得而獻之朝。時萇受亨詩。爲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因復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三

詩也。故世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亨詩傳由萇盛行於漢。萇所著有毛詩故訓二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於學官。萇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爲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俠授同郡謝曼卿。曼卿善毛詩。又爲之訓。東海衞敬仲受學於曼卿。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又加潤益。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齊詩魏代已亡。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惟毛詩鄭箋至今獨立。石林葉氏曰。詩有四家。毛詩最後出。而獨傳。何也。曰。六經自秦火後。獨詩以諷誦相傳。韓詩既出於人之諷詠。而齊魯與燕語音不同。訓詁亦異。故其學往往多乖。獨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書貫穿先秦古書。其釋鴟鴞也。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也。與孟子合。釋昊天有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黃鳥皇矣。與左傳合。而序由庚等六章。與儀禮合。蓋當毛氏時。左氏未出。孟子國語儀禮未甚行。而學者亦未能信也。惟河間獻王博見異書。深知其精迨至晉宋。諸書盛行。肆業者衆。而人始翕然知其說近正。且左氏等書。漢初諸儒皆未見。而毛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可乎。今河間有毛精壘。卽萇宅冢。宋追封樂壽伯。明祀稱先儒毛子。

高堂生

高堂生、魯人。通志略曰。高堂、齊公族也。風俗通。齊卿高敬仲食采於高堂。因氏焉。生其裔也。索隱曰。生字伯。傳儀禮。昔帝王質文。世有損益。至周。曲爲之防。事爲之制。故曰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及周之衰。諸侯將踰法度。惡其害己。皆滅去其籍。自孔子時而不具。至秦大壞。漢興。生爲博士。傳士禮十七篇。卽儀禮也。至

武帝時又有禮古經出於魯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而又得司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陰陽之記並無敢傳之者惟古今十七篇與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生授瑕丘蕭奮奮以授東海孟卿卿以授后蒼宣帝世蒼最明戴德戴聖慶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學官故儒林傳云漢興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五傳得戴德戴聖而禮大明宋追封萊蕪伯明祀稱先儒高堂子

后蒼

后蒼字近君東海郯人也從孟卿受禮最明其業在曲臺校書因說禮數萬言號曰后蒼曲臺記藝文志又載曲臺后蒼九篇或即此蒼授沛人聞人通漢慶普梁人戴德及德從兄子聖西漢世后氏二戴禮遂並立於學官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敘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四十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故今小戴記與周官六篇古經十七篇並傳蒼啓之也蒼又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兼通齊詩著齊詩故訓二十卷詩傳三十九卷授翼奉蕭望之匡衡由是齊詩有翼匡之學蒼宣帝朝爲博士官至少府明嘉靖中考求古禮以蒼爲禮之宗詔崇祀孔廟

稱先儒后子。

胡母生

胡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嚴彭祖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孟弟子百餘人。惟彭祖安樂爲明。質問疑義。各持所見。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顓門教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爲宣帝博士。至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爲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彊。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終官。

愚按春秋之世。孔子閔王道廢而邪術興。於是修明六籍。以垂訓於後。迨卒後。七十子之徒。各以其所聞游教諸侯王間。至威宣之際。孟軻荀卿之列。並得以學顯於當世。後陵遲衰微。以至秦季焚詩書、阬儒士。六藝遂蕩然缺焉。脫有所存。亦殘編斷簡。爾西京學士。從而掇拾於灰燼委爛之餘。則其譌漏踳駁。安所得免。然而補輯傳注。開後世經學之先。斯其爲功。亦何可沒。又以其去古未遠。固亦頗有得於聖人之意。而一時各家同異紛挐。聚訟如沸。寖所折衷。卽都講石渠。多屬文具。魏晉而降。師遠言湮。存

者亦鮮。至孔疏一出。則盡取所謂傳注者而土苴之。使學者不得廣參稽而守隅曲。豈不重可惜哉。又按。太史公曰。方天下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然齊魯之閒。學者獨不廢。今觀孔伏申轅高堂夏侯之倫。皆齊魯產也。豈非海岱之閒。於文學。自古以來。出於其性者哉。然秦漢以來。諸儒奮興。皆在孝武之世。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故學者亦頗謂孝武優於孝文。則以孝文尚黃老。孝武重儒術也。考武帝初政。頗以招賢嚮道爲務。立五經博士。廣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之以官祿。而天下風起。於學不可謂不盛矣。然醇如董生。顧乃擯斥弗用。而公孫子以曲學阿世。獨褒然稱舉首。不數年。由白衣至三公。封平津侯。制詞褒美。焜耀史册。然則帝之所謂崇儒。果務於其實與。抑僅以其名也。嗚乎。此孝武之所以爲武。而漢治之止於爲漢也與。

學統卷三十七

附統

杜子春

杜子春、河南緱氏人。通周官。先是秦始皇深惡周官之書。禁絕不傳。漢武帝時。有李氏得之。上於河閒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記補成一篇。奏之。至成帝時。黃門郎劉歆表而出之。周禮始得列序著於錄略。子春受業於歆。能通其讀。家於南山。因以教授鄉里。永平初年已九十。猶能誦識。鄭興鄭衆馬融賈徽賈逵皆受業焉。衆逵爲發明其說。箸周禮解。後融作周官傳。以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皆祖子春云。子春又明易。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當必有所指云。唐從祀孔廟。宋追封緱氏伯。明改稱先儒杜子。

劉昆

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梁孝王之胤也。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教授弟子。恆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黃獄。尋莽敗。得免。既而天下大亂。昆避難河南負犢山中。建武五年舉孝廉。不行。遂逃。教授於江陵。光武聞之。卽除爲江陵

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降雨止風。徵拜議郎。稍遷侍中。弘農太守。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二十二年。徵代杜林爲光祿勳。詔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其質納。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顧命書諸策。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昆業。門徒亦盛。建初中。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洼丹

洼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洼君通。丹學義研深。易家宗之。年七十。卒於官。時中山艾陽鴻字孟孫。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

張興

張興字君山。潁川鄢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鄉里。建武中。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後辟司徒馮勤府。勤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既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宋登

宋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太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於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

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

尹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竟以此沈

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爲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嘆曰。瘖聾之徒。眞世之有道者也。何爲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

周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楊。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爲守丞。防以未冠謁去。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留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

孔僖

孔僖字仲和。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僖與崔篆孫駰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損及孔氏男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己。而由卜乎。在縣三年。卒官。

遣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阪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今載柩而歸則違父令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高詡

高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仕爲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簒位父子稱旨逃不仕莽世光武卽位大司空宋弘薦詡徵爲郎除符離長去官後徵爲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爲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爲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卽位乃歸鄉里大守黃譴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譴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爲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卽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賜珍玩束帛俸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

魏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爲郡吏。舉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衆常數百人。永平初。爲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肅宗甚重之。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

伏恭字叔齊。琅邪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幸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詔賜千石俸以終其身。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

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飭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杜撫

杜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君法云。

召馴

召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父建武中爲卷令。俶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甚崇。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塋陪園陵。

楊仁

楊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衞士令。引見。問當時政迹。仁對以

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衞莫敢輕進者肅宗既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桓虞府椽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

趙曄字長春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於賤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衞宏

衞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後從大司空杜林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宏作漢舊儀四篇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

丁恭

丁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

宮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於官。

周澤

周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克己。矜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太常。澤果敢言直。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贓物班諸廉吏。惟澤及光祿勳孫湛、大司農常沖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在位者咸自勉勵。湛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有志操。清白貞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行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眞。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爲太常。清潔循行。盡敬宗廟。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疑其詭激。十八年拜侍中騎都尉。後數爲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程曾

程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元

張元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名通。著錄千餘人。元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邪徐業。亦大儒也。聞元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眞解矇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元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元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元兼說嚴氏。宜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

李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大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元年。衞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服虔

服虔字子愼、初名重、又名祇、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所著賦碑誄書

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謝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衞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屢連。三年乃雍。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囊弓臥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儔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焉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辨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閒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返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尅象以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許愼

許愼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

遷除泫長卒於家初愼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數十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玄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曆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畊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不敢違意遂迫脇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實

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爲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以書戒子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爲父母羣弟所容。去斷役之吏。遊學周秦之都。往幽幷兗豫之域。獲覩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覩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閹尹擅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熒熒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愼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

昔勤力務時。無恤饑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傑。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泰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爲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居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著周易、尙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尙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論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愼五經異義、答臨孝存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詞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熟。稱爲純儒。齊魯間宗之。玄惟有一子益恩。孔融在北海。舉孝廉。及融爲黃巾所圍。益恩赴難。殞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己。名之曰小同。

鄭興

鄭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例章句訓詁及校三統曆。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西歸隗囂。

囂虛心禮請而與恥爲之屈稱疾不起囂於己自飾嘗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與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闇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開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卽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略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與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大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與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與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其性命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耶與曰將軍據七郡之地擁羌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與從俗者也不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患不親此與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與業爲父母請不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杜林先與與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

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爲大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與因上疏曰。春秋以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年以來。譎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祝用幣。史冊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譎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愼。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歸國而任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大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急亢。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采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多有所納。帝嘗問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也。帝意乃解。興數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會征南將軍岑彭爲刺客所殺。興領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

周官。長於曆數。自杜林桓譚衞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與去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閿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於家。子衆。

鄭衆

鄭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統曆。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建武中。皇太子及山陽王荊、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欲爲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交之義。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復諷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而死。太子及荊聞而奇之。亦不彊也。及梁氏事敗。賓客多坐之。惟衆不染。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爾。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從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駮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陲。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將有損大漢之彊。帝不聽。衆不得已。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

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氣意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

盧植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嘗懷濟世志。不好辭賦。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蔡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於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瞽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觀。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卜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按牒。以次建之。何勳之有。豈橫叨天功以爲己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恢岳勃碣。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導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彊榦弱枝之道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作尚書章句。

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五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繆。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與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宏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上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朓。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間者日食自巳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按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略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勑收拾。以安遊魂。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令郡守刺史。三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主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宏大務。蠲略細微。

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勢。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爾。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略。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幷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於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伯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轘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單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守令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殷。封商容之閭。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丞掾除其墳墓。存其子孫。並致薄醊。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愚按。光武中年以後。崇尚經學。世風日篤。服遂掖、稱先生者。蓋踵相接也。其耆名尊宿。開門受徒。編牒每不下萬人。然皆專相傳述。滯於所聞。至不憚附會穿鑿。以求合一家之說。故識者頗譏其固焉。以視先漢經師之淳質而深通。殆有閒矣。然談說仁義。誦法先王。清議空言。世道攸繫。洎於晚季。雖君道秕

僻。國勢衰微。而矜名砥節之士。猶足以持危定傾。扶植綱維於將墜。豈非儒學之明效大驗也與。夫學也者。學爲人臣、學爲人子而已。若戴聖劉向揚雄賈逵馬融何休之徒。非不曄然聞人也。並以操履有缺。貽玷宮牆。不得與於斯文之列。往往爲尚論者所共惜。然則學者之於行誼。果何如其重哉。

學統卷三十八

附統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均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畊助營棺槨。門生亡于家。卽斂于講堂。其行己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喜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澣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爾。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畊供養。親歿。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

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曰。漢興。貴經術。至于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尙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爲高。僕誠大儒。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潔行廉約。韓康伯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疋。復不受。如是減半。遂至一疋。既終不受。康伯後與宣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宣。云人寧可使婦無輝邪。宣笑而受之。宣雖閒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恆數百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歲。卒。著禮易論。難皆行于世。

范甯

范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溫薨之後。甯始解褐。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己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頃之。徵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甯指斥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煽。因被疏隔。求補豫章太守。帝曰。豫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尙虛簡。政貴平靜。坦公亮于幽顯。流子愛于百姓。然後可以輕夷險而不憂。乘休否而常

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形翦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喻。臣久欲蠭啓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永離左右。不欲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普議得失。甫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之心。聖主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其業。丘壟墳柏。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慮。斯誠幷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于今而獨不可。凡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幷合。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牽制無常。或兼臺職。或帶府君。或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蒞縣。如今互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牽曳百姓。營起廨舍。東流西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比割精兵器仗以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中或有清白。亦復

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于千餘家。少者數十。既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勛之臣。則已享列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幷兼之士。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永日。馳騖卒年。一宴之饌。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算。盛狗馬之飾。營鄭衞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尙。試其能否。然後升進。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官制譌兵。不相襲代。頃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于此。皆宜料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中殤。以其尙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祿。並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稱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漢宣云。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抵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宰。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既免官。家于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沈思積年。爲之集解。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既而徐邈爲之注。世亦稱之。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泰子曄。亦著後漢書。

皇侃

皇侃、吳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也。少好學。師事賀瑒。精力專門。盡通其業。尤明三禮孝經論語。爲兼國子助教。于學講說。聽者常數百人。撰禮記講疏五十卷。書成奏上。詔付祕閣。頃之。命入壽光殿說禮記義。梁武帝善之。加員外散騎侍郎。侃性至孝。常日限誦孝經二十徧。丁母憂還鄉里。平西邵陵王欽其學。厚禮迎之。及至、以感心疾。卒所撰論語義禮記義見重于世。學者傳焉。

沈不害

沈不害字孝和。吳興武康人也。幼孤而修立好學。陳天嘉初。除衡陽王府中記室參軍。兼嘉德殿學士。自梁季喪亂。至是國學未立。不害上書。請崇建儒宮。帝優詔答之。又表改定樂章。詔使製三朝樂歌詞八首、合二十曲。行之樂府。後爲國子博士。領羽林監。勅修五禮。掌策文證議等事。太建中。位光祿卿。通直散騎常侍。兼尚書左丞。卒。不害通經術、善屬文。雖博綜經典。而家無卷軸。每製文、操章立成。曾無尋檢。汝南周弘正常稱之曰。沈生可謂有意聖人乎。著五禮儀一百卷。文集十四卷。子志道、字崇基。少知名。位安東新蔡王記室參軍。陳亡入隋。卒。

平恆

平恆字繼叔。燕郡薊人也。祖覩。父儒。並仕慕容爲通宦。恆耽勤讀誦。多通博聞。自周以降。暨于魏世。帝王傳代之由。貴臣升降之緒。皆撰品第。商略是非。號曰略注。合百餘篇。安貧守道。不以屢空改操。徵爲中書

博士。久之。出爲幽州別駕。廉貞寡欲。不營資產。衣食至常不足。妻子不免饑寒。後遷祕書丞。高允每稱博通經籍。無過恆也。恆三子不率父業。恆常忿其世衰。不爲營事婚宦。曰。此輩會是衰頓。何煩勞我。故仕娉濁碎。不得及其門流。別搆精廬。並置經籍于中。一奴自給。妻子莫得而往。酒食亦不與同。時有珍美。呼時老東安公刁雍等共飲噉之。家人無得嘗焉。太和中。以恆爲祕書令。而固請爲郡。未受而卒。贈幽州刺史都昌侯。謚曰康。

樂遜

樂遜字遵賢。河東猗氏人也。幼有成人之操。從徐遵明于趙魏間。受孝經喪服論語詩書禮易左氏春秋大義。尋而山東寇亂。學者散逸。遜于擾擾之中。猶志道不倦。大統七年。除子都督。九年。太尉李弼請遜教授諸子。既而周文盛選賢良。授以守令。相府戶曹柳敏、行臺郎中盧光、河南郡丞辛燦相繼舉遜稱有牧人之才。弼請留不遣。魏廢帝二年。周文召遜教授諸子。在館六年。與諸儒分授經業。講孝經論語毛詩及服虔所注春秋左氏傳。周閔帝踐阼。以遜有理務材。除秋官府上士。轉小師氏下大夫。自譙王儉以下。並束脩行弟子之禮。遜以經術教授。甚有訓導之方。及衞公直鎮蒲州。遜爲直主簿。武城元年六月。以霖雨經時。詔百官上封事。遜陳時宜十四條。其五條切于政要。一、崇教方。二、省造作。三、明選舉。四、重戰法。五、禁奢侈。保定二年。以訓導有方。頻加賞賜。遷遜伯中大夫。五年。詔魯公斌、畢公賢等俱以束脩之禮。同受業焉。天和元年。岐州刺史陳公純舉遜以賢良。五年。遜以年在懸車。上表致仕。優詔不許。于是賜以粟帛及

錢等。授湖州刺史。封安邑縣子。人多蠻左。未習儒風。遜勸勵生徒。加以課試。數年之間。化洽州境。蠻俗。生子長大。多與父母異居。遜每加勸導。多革前弊。在任數載。頻被褒錫。秩滿還朝。拜皇太子諫議。復在露門教授皇太子。大象初。進爵崇業郡公。又爲露門博士。二年。進位開府儀同大將軍。出爲汾陽郡守。遜以老病固辭。詔許之。乃改授東陽州刺史。仍賜安東衣服及奴婢等。又于本郡賜田十頃。儒者以爲榮。隋開皇元年。卒于家。年八十二。贈本官加蒲陜二州刺史。遜性柔謹。寡交游。立身以忠信爲本。不自矜尚。每在衆言論。未嘗爲人之先。學者以此稱之。所著孝經論語毛詩左氏春秋序論十餘篇。又著春秋序義通賈服說。發杜氏違辭。理並可觀。

劉焯

劉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額龜背。望高視遠。聰敏沈深。弱不好弄。少與河間結盟爲友。同授詩于同郡劉軌思。受左傳于廣平郭懋常。問禮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業而去。武彊交津橋劉智海家素多墳籍。焯與劉炫就之讀書。向經十載。雖衣食不繼。晏如也。遂以儒學知名。爲州博士。刺史趙煚引爲從事。舉秀才。射策甲科。與著作郎王邵同應國史。兼參議律曆。仍直門下省。以待顧問。俄除員外將軍。後與諸儒于祕書省考定羣言。因假還鄉里。縣令韋之業引爲功曹。尋復入京。于國子共論古今滯義。所不通者。每升座。論難鋒起。皆不能屈。楊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知者。奉敕與炫等考定。後因國子釋奠。與炫二人論義。深挫諸儒。咸懷妬憾。遂爲飛章所謗。除名爲民。于

是優游鄉里。以教授著述爲務。賈馬王鄭所傳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術、周髀七曜曆書十餘部。推步日月之經。量度山海之術。莫不駁其根本。窮其祕奧。著稽極十卷曆書十卷五經述議。並行于世。炫聰明博學。名亞于焯。故時人稱二劉焉。天下名儒後進。質疑受業。不遠千里而至者。不可勝數。論者以爲數百年來博學通儒無能出其右者。廢太子勇聞而召之。未及進謁。詔令事蜀。蜀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聞而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軍防。其後典校書籍。王以罪廢。焯又與諸儒修定禮律。除雲騎尉。煬帝卽位。遷太學博士。俄以疾去職。數年。復徵。以待顧問。上所著曆書。與太史令張胄元多不同。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七。

愚案。魏晉而降。以訖于隋。世衰道微。異端蠭起。儒術委棄。經籍陸沈。清言之浸淫。老佛之充塞。詞章之波靡。功利之紛拏。前後數百年。幾希一綫。或幾于息矣。嗚乎。此乾坤何等時也。搜稽史册。如王肅王弼杜預嚴植之崔靈恩沈重熊安生王通辛彥之之徒。既皆可訾。其間稍可稱述者。僅得徐苗而下七八人。殆所謂蜎然之足音邪。吁。可慨也已。